

庚

巳

編

三







庚 巳 編

(三)

陸 燾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編 巳 庚
册 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陸 燦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主
編 雲
者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庚巳編卷第八

陸粲

星變

弘治末浮梁戴公

珊

餘姚史公

琳

同長內臺史公素

善占候見熒惑犯執法以語人曰司憲之人其有憂
乎是歲十二月戴公卒或謂史公曰公言驗矣曰未
也前累疏乞歸未得命尋感疾越明年正德紀元正
月竟終於位熒惑始退舍

張宗茂

吾蘇玄妙觀道士張宗茂有道行以符咒著靈驗鐵
瓶巷陳舉人汴家有黃鼠豺數十逐逐成羣白晝公
出搏食鷄畜嚙壞衣案占卜云是怪汴將討宗茂符
治之未暇便說一日宗茂晨起誦經忽有拱立於前
者視之人身而首則鼠豺也拜訴曰吾輩與陳舉人
家有夙冤欲報之彼來求師師無豫吾事宗茂叱之
忽不見卽詣陳氏告以所見爲咒水禳除書符鎮之
怪遂絕宗茂後年老無疾坐逝爲近時羽流稱首

陳崇
仁說

洞庭鷄犬

今年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雙角長寸餘又一家有
母鷄冠尾忽長遂化爲雄能引吭高鳴道官薛明淨
聞其地一巡檢說

飛魚

沙湖富人丘氏家有魚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溢鯉
魚長數尺者率諸魚一二飛出港而去至暮水漸退
魚復還巨鯉仍在前諸魚從之飛擲空中如羣蝶交
舞嘗觀范蠡養魚經中有魚能飛去之說觀此信然
若去而復還則尤異也

徐翁
玆說

蜂化促織

相城劉浩性好鬪促織嘗侵晨出樓門見水濱一大
蜂以身就泥中展轉數四起集敗荷葉上心怪之還
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爲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
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鬪所當無不
勝者物類之相感化固然

人病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卽死人爭
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覲久得利乃斃而藏之乳醫
周媪者爲予言曾爲人家看產兒有四頭連綴一項
驚懼殺之媪秘其家姓不肯道

穀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穀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爲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留不敢忘報兵拒之嬾不肯去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卽留之宿兵所卧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嬾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煎薑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羞拒兵遂與狎綢繆傾倒良以爲竒遇也五更天大雪嬾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

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繡枕頂一副併所市豬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嬾起凌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蹟數十大怪之共計曰彼羹而尤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蹟示焉乃太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集衆持噐械薪火而行逐其蹟至野外轉入幽邃蹟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豬肝皆掛樹枝上衆喜曰此

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投薪穴中燒燹良久一狐突烟而出衆格殺之兵神癡旬日乃平復

真武顯應

松江富人丁生者壯年無子其妾有姪丁禱於所事真武之神云如生男長成當親携上太岳燒香以謝神貺已而果得男長至六歲丁與妻妾謀將踐誓言皆以子幼道險欲更須數載丁以初心不可違強欲一行從兩僕携其子而往甫至舍於旅邸其子忽疹數日竟歿丁悲慟怨曰吾父子至誠數千里而來神不賜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禍乎又數日痛稍定乃

登山留兒柩旅邸囑邸翁善守之越三夕兩僕來詣翁以主命載其棺而去詰朝丁至問棺所在翁具言僕故丁訝曰兩僕從我上山今尚在後安得有此僕至翁面質之亦駭愕疑翁有他故矢天自明丁大慟曰吾違妻妾之言強以吾兒來今既歿又併骸骨而失之吾歸何以見家人也吾有歿而已既入舟日常涕泣不食奄奄殆至滅性同歸者多加寬慰使進食抵松未至家數里遣一僕先歸報入門主母出盛怒詬其夫曰汝唯一子行數千里忍令他人挈歸於汝心安乎且責僕以不諫其主僕驚不知所對乃奔告

其主王大怪之卽捨舟趨至家妻妾交口出罵問其故乃言旬日前昏時有船泊岸二客携兒入門言吾輩武當燒香遇而王爲事少羈付此兒先送回耳丁大駭呼兒出看之疹癩猶在面却道前事皆不信請同歸者證之始知其非妄問兒所以生憤然不知也

右二事魯百戶說

牛甌

今年六月巡撫淮揚等處都御史叢蘭奏所管滁州鮑千戶家母牛生一犢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背出胎卽歿邸報云

白鳥

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闊植棗樹百餘本上有鳥巢累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之及長瑩潔如雪循狎可愛孝肅皇太后初上仙以此爲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勸使表獻之朝廷卻不受還而道死

張叅政
綱說

楚巫

楚俗好鬼最多妖巫變幻不一人稱曰師公敬畏之甚武岡州有姜聰者尤黠爲城隍廟祝廟與南渭王府近王一日脫足纏爲風吹至廟聰得之謂其妻曰

衣食至矣殺鴨取其首裹以足纏鐵釘釘之置神座
下禁咒之王登時足痛至廢寢食延羣巫日夜禱祠
終不止他日聰託獻親往問疾自言能治一內豎出
私財具牲牢請聰爲王作福而去其釘足痛頓瘳獲
謝物不貲又旬餘復依前釘之王疾如故又召聰禱
而止自三月至歲且盡疾時一發必命聰禱禱罷輒
愈王心疑之乃謂聰來年將大祭城隍必厚勞汝及
是王故過期不祭痛輒大作使人約當以某日祭則
復灑然矣王燭其奸召至畱之使校設誘其妻得三
物以獻王親鞫聰始猶抵拒出其物示之乃具服獄

成馳驛奏聞有旨囚妖人送京至臨清斃焉於時諸
巫大抵皆恣橫人家有少酒食巫經其門必畱享之
或不肯往便持送其家不然輒得禍如出而求利遇
巫於道懇乞一善言所獲必豐否則多虧敗及屠舉
日間皆能爲禍福其黨類亦自多讐疾互以術相軋
新死卒未能棺殮則延巫作法以衣裾承尸氣野外
散之經月不穢腐謂之寄臭來破其法者徑入視屍
臭便作矣有知者謂其教中以屍化作一物如化鯉
魚置崖間以水覆之破法者直用火銷却水屍自壞
臭唯化作沉香則諸物莫可害然火亦能焚之岷王

府出喪柩重不舉益數十夫猶然呼師公解禳遂巡
卽行巫云某巫以宿憾移一山置棺上適已爲扶去
矣其詭誕可惡如此自姜聰之敗此輩始爲稍稍斂
戢云鄉人具用侍其父教授岷府數日擊其事時府
校有李武者亦多變幻用嘗試其術見鵲止屋上令
取之武默誦咒鵲旋至其前徒手得之武云是須避
遁用之則可若豫畜獲禽之念則終日不能一二也
他物皆類此又云其術過洞庭湖則不能大驗亦非
樂爲是大抵如閩廣所用南法及梓匠厭勝術以先
世傳習故不免爲之爾具用者頗善談怪後四事並

是渠說

楊寬

真定之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寬者嘗因公宴掌酒見
墻角旋風二團迴環不已寬意旋風中多有鬼神試
瀝瓢酒酌之一風頓息又酌一瓢亦然他日寬與同
輩四人詣東嶽燒香遇二卒山下青衣白欄邀而揖
之曰我受君惠久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家少飲乎
寬罔識其人意必誤也漫應之同入肆飲罷別去並
不曾詢其姓名同輩問之寬以不識對皆笑之旣而
登山遊觀廡下至一神祠二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

者相顧大駭寬自以遇鬼悒悒不樂還故處仍見二
卒謂寬曰君毋庸疑我我非禍君者頗憶往歲事乎
我二人獄帝座下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饑渴中得
君二瓢之賜甚愜所願昨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
杯酒荅謝耳非有他也言訖瞥然不見寬歸親爲人
說

方卯獼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

璞

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

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

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公

璠

欲同

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詔旨進何以應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克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

育是年忽有姪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癍宛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

于梓人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童神遂能雕塑神像極於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

湖志作子仁恐誤

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民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

牒山中虎卽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人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梓人下吏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梓人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柁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異

其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
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
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
十一峯道人詞翰適逸可觀吳用藏其所製游太山
歌一紙予嘗見之

老盜

嘉興金晟永樂中爲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
人械至部晟鞠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
子晟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
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灸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

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庚巳編卷第九

陸粲

異人占星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后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入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后脚揣藉而卧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卽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

此翁頭枕藉脚揣后耳 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卽
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此與漢武
帝微行遇書生事相類

金箔張

國初有金箔張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
善金箔徃學於杭歸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經河南
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帛者隨所須浮出水張
見之曰是惡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卽鑿池倣其制爲
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翫以爲戲嘗遇道人引之觀池
道人曰吾亦有小術君當至吾所觀之翌日天未明

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
龍不服兩童鞭之乃得上須臾至一山草屋三間道
人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丹在子
可取之張周視無所見令再尋之終無獲道人問曰
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張對曰但見大糞耳道人乃
嘆曰子無緣且當留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
避名可移家同住也居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
出散步少頃回顧唯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
外張歸不以道自名猶來杭剝金旦乘驢而至暮則
還家倏忽數千里或縛草爲龍跨之而行歸則以掛

房簷間時作戲術以娛人每適市人爭隨求觀孝
陵聞之召至闕下而責以妖術聚衆張謝曰臣非妖
術特戲術耳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
之瓶口出五色雲克滿殿庭上悅欲盡其術時正
臘月命開荷花張請駕至金水河索乾石蓮子亂撒
池中頃刻花開滿池香艷可愛上亦爲喑喑張索
紙剪爲一舫置之水蹈而登焉鼓棹放歌往來花叢
中倏忽轉向岸卽失所在而荷花亦無有矣亟命四
遠索之竟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

盛御醫

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

中以解戶赴京時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痿症治

之累年不效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微疾

請切脈辭曰未見至尊安得先及公平內侍服其言

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卽傳宣入便殿

指上脈扣頭曰此風濕也上大然之曰吾逐胡

出塞動至經年爲陰寒所侵致此吾謂是濕耳諸醫

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效遂授官後事仁宣兩朝

皆被眷遇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特賜

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

羣醫束手莫知何疾勅募人療治有草澤醫請見投藥一服逡巡却愈上竒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用是爲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上許寅果未晨饗而入乃厚勞其人云

竒疾

齊門外臨甸寺有僧年二十餘患蠱疾五年不瘥而灰僧少而美姿貌性又淳謹其師痛惜之厚加殯送及荼毘火方熾忽爆饗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體眉髮無不畢具美鬚蔚然

垂腹觀者駭異其師親爲醫者陸度說

黃村匠人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王某夜歸逢一人青衣白束腰如隸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人喜曰身亦却歸黃村今相得爲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卒指道旁民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於彼取之匠曰善卒入門少選携一鋏酒及一熟鷄來共坐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卽取鋏納著柴積中立伺之俄見窓裏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繼而卒自窓躍出負之而去其行如飛便聞門內哭

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驗之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五聖失去一鏹酒一熟鷄匠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揆柴積得鏹鷄骨猶滿地始悟其爲冥卒也

吳恂

鄉人吳恂從其妻之諸母周氏借白金千五百兩而不立契券實欺之也既久遂負不還周陳於官爲恂行賂不能直而罷周忿供城隍神日祝云令彼謀財者紅蛆出白蛆攢蓋吳俗詛咒語也已而恂妻得疾常覺面竒癢搔之得物如筋蠕蠕而動如此日復數

四其色紅白不一而面初無創損也人以爲果報云

右二事子
遠之氏

北斗經

崑山魏涇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工誤針其足脛脛
腫痛積久遂不良於行夜夢白髯老人告曰子病若
此亦知誦北斗經乎問曰誦之何謂曰不唯愈病且
益壽夢覺意頗不信詰旦有道士來問疾諭之曰誦
北斗經何功曰却疾延年其言與所夢合乃悟而持
誦日必三過久之足瘳今年及八旬齒髮如少壯猶

日誦經不輟

姊夫姚
思慎說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而形狀衣飾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爲髻以識耳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爲配人傑竒之召見其人爲議而聘焉

犬精

弘治中究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

行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既去犬亦不見經兩三日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都盡幸逃得性命耳妻了不疑周旋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不可辨兩人各自爭真僞妻及鄰里不能明乃白於縣縣令逮兩人至亦無如之何皆寘之獄縣一小卒聞其事以語其妻妻曰是不難辯先歸者殆犬精也欲驗之當視其媼胸乳間有爪傷血紋卽是矣蓋犬與人交常自後以爪按其胸故也卒以白令令召其媼問爾家嘗有犬乎曰有白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其胸有血紋甚多令知爲怪密使人以血灑其僞夫

卽成犬形立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汝計善矣何從得之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何緣知此汝歸第密察之卒歸看妻亦有紋比此嬾尤多以令語責之妻窮吐實乃知亦與一犬通故也妻慚自縊死吾鄉陳都御史璠時奉使彼中得其案牘周郊說

雷譴道士

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於焚修晚更怠忽嘗上青祠乘醉戲書天尊爲夫尊大帝爲犬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可辨云夫尊可恕犬帝難容事在

天順成化間

陳崇仁說

曾狀元

泰和曾狀元

彥

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魁

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

最後眉州萬公

安

得曾公卷亟賞嘆以示衆衆傳觀

皆欽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將賜第前一

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觀及是

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尤異於衆喜謂諸公

曰得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得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

類文康爲之愕然退取其策讀之亦平平無竒語以

示諸公皆然乃大驚嘆以爲有神助云

長州鄭長史之子泰說蓋

狀元嘗受業於長史也

騰衝龍

正德

年雲南騰衝龍衛地震其初日數十度漸

至十餘度後至一二度凡半年乃止有一山傾爲平地一村坊居民數十家皆陷沒入土中餘以震壓死者不可勝數民無寧居皆卽空曠處構廬舍以自庇舉人汪城者家人盡宿後圃夜半有龍見於圃中八仙卓上頭角尾爪悉具其色白若粉所畫捫之鱗甲刺手但不覺其蠢動耳居數日來觀者衆汪氏恐爲

家禍取狗血塗之乃滅

長洲丁訓導說

隕石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作一石

嘉興焦通判說

尤弘遠

鄉人尤弘遠居東城其鄰莊氏有女奴與相悅私交信問願託終身後得嫁爲遠妾遠妻妬悍日雷之又爲諸厭勝法咒詛於神欲使速死居無何妾果病卒又歲餘而妻病久不瘥厭厭牀禱家人倦於侍乃呼

一里嫗使相伴宿及夜見一女子紅裳綠衫冉冉行至遠妻牀前視之乃其妾也指妻身曰我命未合死爾多爲咒詛令我天歿情理慘害我今控訴已得理於嶽司必追汝抵命明日晚間令汝腰痛定去矣言訖而滅嫗平日往來尤氏熟識妾貌其衣乃殮時所服也聞語甚恐不能寐天明卽去又兩日來問訊則遠妻果以次日之暮死歿時呼腰痛嫗乃具言所見遠聞之心念妾冤而其妻往日所許誓願及文書之類甚多必爲已累甚憂之素奉道乃日持誦玉皇經凡數百部謀建法事擇王行者禱於所事真武以

環玦卜之連舉數人皆名流不許最後舉玄妙觀沈道士乃得之因大建水陸道場數晝夜備極誠潔欲以謝前過後遠得病昏迷中見隸卒持帖來勾攝遠隨而走路皆昏黑到一大門闕下扁曰嶽府入門隸卒遠跪於庭殿上王者叱問爾妻攀訴爾同爲咒詛致妾非命爾知罪乎遠扣頭謝非已過王者呼左右押允弘遠妻妾來証之卒奉命去少選押至皆囚首桎梏跪階下王使對辯徃復甚苦久之妻辭屈妾亦具言罪不在夫王者震怒叱其妻曰爾爲人正室生旣妬害強瀆鬼神死復誣誑妄干官府爾罪容可逭

乎便令卒押送酆都仍釋妾囚判送受生案王呼遠曰爾雖不知情然此嬾人所爲咒詛文書甚多如何破除遠未及答王案旁一綠衣判官白王曰高真處已有文書來與准折過矣王令吏檢看乃啓一櫥櫥中文書叢沓吏抽一卷呈王王覽之俾授遠遠惶懼中不暇細讀但見朱字數行在紙尾王曰文移酆都當云呈今乃云咨誤矣此雖行持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而甲冑者二神將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心將王靈官也靈官顧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頷之靈官以足蹙遠背曰去遂得出復行冥

晦中路數折入一司僧六人坐其中呼遠詰問王者
言且還當入五瘟司去遠曰吾不知所謂五瘟但聞
先天一氣耳因具言高真赦罪之故僧曰然汝知奉
道而忘却佛耶這邊利害亦非細汝今得歸到家宜
急延年高有德僧六員誦法華經六部回向乃可消
滅宿愆也命放出遂得活死已踰日矣卽請六僧皆
年七十以上者誦經如數迄今每月朔常持念經懺
雖極冗不廢

鄧鏗說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趾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爲陝

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之王也

謝訓導瑞說

昭陵銀兔

陝西九陂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民取薪於山見白兔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兔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隧道中頗覺黯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捩流注最下一缸中宿火其竅

有礙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火復明向所逐
兎宛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火賜銀兎
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瑰麗萬狀再拜請曰小
人貧所賜不足以贍願更益之於是恣意所取懷挾
將出而路迷跬步莫辨便舍之乃復有門豁然遂携
兎而出隧門隨閉僅有微罅民歸鄰居惡少年聞之
者競到陵所迹其罅掘之杳不可窮事覺皆被逮係
民亦幾坐譴云

梁澤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使官莫敢入士

于梁澤以氣自負常謂諸友吾能宿此諸友出錢與
賭之澤許諾以夜入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
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不至澤便厲聲
云何不速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一青衣次
亦黃衣一白衣貌色不可辨識識澤罵曰老魅敢數害
人青衣答曰非敢然也乃見者自怖歿耳澤曰汝何
爲者青衣曰我筆也問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第三
瓦溝中問黃衣低回未言青衣代答曰彼金釵也在
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東柱礎下澤曰
汝等今來爲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

一生履歷也今報公令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各投所言處一時都滅澤便卧達曙諸友村謂必死來見之驚澤爲說向所見未信去將人操鋪來按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如故楮幣都無一字及夕映視之蹟瞭然從是解中永無害怖澤後登第爲御史成化間巡按山東以監試事註誤謫官卒如其紙上語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適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豫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

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廝跪白曰籍無庸改也
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
呼吾名卽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
則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乃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
而黑使心知其黑廝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
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
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下吏父
之黑廝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廝大王也當血食此土
鄉民翕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
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白復官將渡江

黑廝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且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廝來白已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始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愠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惶訴之毀其廟靈響遂絕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儷客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須

使閹人入私解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卧於榻閹驚而出以白馬不信叱爲妖妄閹請曰他日相公望願無聲款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展轉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夤緣見公者非敢爲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爲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爲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

今存焉

右四事張訓導說
張陝西乾州人

胡弘

寧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
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遇老翁自稱汴人深於
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此以上筮名景泰初從
張都御史楷征閩寇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至蘇士
大夫多從問休咎僑士杜瓊年暮數失子筮得鼎初
爻云子爻逢旺當有二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云
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生子祝叅
政灑筮得比二五爻動云君臣慶會必居黃門近侍

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

蘇

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

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

五年有子亦霑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

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具縣主簿如此千百皆中

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

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父不得

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

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

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

應試書串字問之弘云君不唯中舉兼擢進士串字

者一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串書字以問弘云君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後問者從而效之則有心矣串下加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瑞蓮

正統戊午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二花巡撫周文襄公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而施修撰繁以縣學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蘇州府學池中蓮亦一莖二花明春有甘露降於學之桃樹上越兩月而吳文定公寬爲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后移狀元來歸弘治丙

辰狀元爲今朱學士希周前一歲城西穹窿山風雨
中有大石自移時學士公猶爲諸生云

人妖公案

都察院爲以男裝女魘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
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
文水東都軍籍李大剛姪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
爲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
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
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做做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
尋見谷才投拜爲師將眉臉紋剃分作三柳戴上髻

髻粧作嬾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描剪花樣扣繡鞋
頂合包造飯等項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
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昉孫
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與各人言說恁們到
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攀出我來當就各
散去訖成化三年二月內冲離家到今十年別無生
理在外專一圖奸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
天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
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到處用心打聽
良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稱逃竄乞食嬾人先到傍住

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
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哄說喜允默與奸宿若有秉正
不從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子將隨身帶着鷄子一箇
去青桃卒七個柳卒七箇俱燒灰新針一箇鐵槌搗
爛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於女子身上默念昏迷

咒使其女子手脚不動口不能言行奸畢又念解昏
咒女子方醒但有剛直怒罵者冲再三陪情女子含
忍或住三朝五日恐人識出又行那移別處求奸似
此得計十年奸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
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

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
林妾爲夫打罵迤迤忝前來投宿本人仍留在南房內
宿歇至起更時分有高宣婿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奸
冲將伊推打被趙文舉將冲摔倒炕按任用手揣
無胸乳摸有腎囊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叅
照本犯立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
奸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
乞勅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
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_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
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

將桑冲問擬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
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及前項嬪女俱被桑冲以
術迷亂其奸非出本心又干礙人衆亦合免其查究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
都御史王 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
旨是這厮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
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

右得之友人家

舊抄公
續中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庚巳編卷第十

陸粲

升遐之兆

弘治十七年蘇城轉諸卷

俗呼鑽龜卷

有百姓病死到地

府見閻君披籍看之言汝筭未盡放令却回其間宮室服用盡如人世但怪王及吏卒皆著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爲帶孝耳百姓得活私爲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按玄怪錄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末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俱入寢殿見上升

輿甲馬引從而去後數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其事畧同

誠意伯

誠意公佐侖之功追蹤文成而時罕傳記至其學所師承亦無能言之者

或云師九江黃楚望更考之

予鄉人顧榘知

青田縣與劉翁遊爲誠意之末孫能通其家學爲榘言誠意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

此石爲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一石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纒轉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尋遊溪山崇剎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得其學後佐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尙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

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又言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繼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單弘治初詔錄公後爲處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孫以罪繫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爲奇遇

顧棟爲子遠說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邪許聲以問左右曰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

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
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載藏鏹百萬果撤屋
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義象行

洪武中林膳部子羽嘗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來天
都大江欲渡心坎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
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
不舖屹然十日受飢渴悅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
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披甲各執丈
二受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皇每巡幸象

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天珠被服美錦紅氍毹
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
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
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
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污天
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
嗚呼象兮古所無

張潮

蘇學生張潮惟信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寒疾死
年止四十二其女痛父之歿號慟隕絕良久復甦云

見父服朱袍張黃蓋後二人青袍青蓋皆乘肩輿從者數十人呵殿而行女望見父在輿中呼問所之曰吾今爲衢州知府以正旦到任故急行耳女垂涕問曰父今做官母女孤零無依何不挈之俱行也潮亦泫然曰未也汝母壽應至七十五至期吾當自來領取吾在彼左右乏人對門暑襪舖王家女子頗淑慧吾欲取之又指示女曰二公乃同知通判一崑山人姓張一太倉人姓王皆秀才也與吾同選復同僚今俱赴任耳言訖馳去時王氏女正得疾甚重未幾果死予親友有與張潮善者往吊聞女言如此

王貫

王貫字一之故蜀人係籍錦衣衛居京師舉成化丁未進士知縣到任年餘有廉能稱一日忽語其

妻徐氏曰吾當爲此地城隍行且與爾別矣妻愕然曰君病狂耶貫曰不然昨夢帝遣使啣命來吾以家累夙宦業未成力辭不得允勢必須去期在明夕耳又呼其子未年囑之曰好事若母力爲善人及明夕漏下十數刻冠帶升堂召吏使鳴鼓集僚屬吏白深夜非時貫不聽鼓竟同官畢集貫從容曰予得與諸公同事幸甚今受帝命爲城隍不復得相周旋荷諸

公愛厚敢以妻子爲託顧薄俸足以爲裝但少賜周
全令得歸故里足矣同官方怪愕貫起向之再拜曰
予今非狂也今卽行矣語訖還內沐浴公服端坐呼
妻子與訣了無慘慼容俄而自稱頭眩遂瞑目而逝
及明顏色如生同官爲殮殯護其妻子還京師

醫士陳希

恩貫妻甥也因
說張潮事及此

斗神救災

常熟縣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
皆被焚火凡三夕始絕煨燼中有小樓三楹巍然獨
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嬪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

熾時炯燭四逼二人窘佈無措素事丰神但扣頭求
救湏臾見朱衣者七人立簷下舉袖麾之火應手而
散七人忽不見姑嬾拜起則四面幾無一椽留矣麗金
說

張氏子入冥

御史張西銘希載雲南人有季弟年十二三得疾死
而屍不冷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母詢其所以
荅云病中忽忽不自省了但覺二吏夾持我行通衢
間人烟市肆不異人世到一公廨制甚卑下吾父及
伯父並立於門見我呼問所以來荅云適在家爲二

吏引至此二父且喜且悲詢家人安否及生計甚悉
我一一荅之父曰兒勿憂汝命未盡到前司當得放
還且示戒云前路入與汝湯水却不可食食便不得
歸矣吾敬諾吏引向一司主者未出庭中吏卒頭面
皆詭異可怖吾見案上有一卷書題曰注死簿揭視
之首一行曰某日府學生周某午時死府吏朱某戊
時死又欲視其次二吏見之呵曰小兒那得看此以
手掩之已而主者出呼問姓名檢簿看畢叱曰非也
姓同名異所追誤矣命吏送還仍到向處二父猶在
喜謂我曰從此去可速達家遂循而歸不覺便活耳

毋聞其言不甚信遣人陰察兒所言二人至其日周
生者晨自學舍歸及門中風至午死朱生晚間猶無
恙至昏時而鎮守內臣過其地朱正轄夫役以人數
不足死杖下時刻不爽始大異之時希載從宦於外
毋貽書令市禍紗五百疋製僧服爲兒懺悔希載道
具江以託盛醫官買之爲盛具說如此 顧說

楊少卿

長興楊復幼有敏才爲士子時迎提學於閩外未至
伺於土地堂中戲取玳瑁祝曰提學郎至當賜勝兆
一擲而玳瑁落於梁上不可取即以聖書神像背云發

武陵驛樞站是夜神見夢於提學云公所轄士黥吾背發爲驛夫幸公一言免之明日以詰諸生復愧謝叱令洗去是夕又夢神來謝因問此生一少年神何畏之如此神曰此人他日大理少卿也復後登第累官果至棘寺在任不乂即乞致仕還鄉未至家先遍辭親友曰吾某日且逝矣至期端坐而卒復平生剛鯁自守爲鄉邦推重云

張孟介

湖州張庶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徼夜宿軍營人定後自携燈出遊顧一美嬾人在旁張驚愕遽

以燈授之嬭亦不辭執燈侍側既訖麾令前行嬭亦如舍入帳欲觀書以自持而無書偶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眄嬭不能感擲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嚴尚書

嚴震直字子敏湖之驥村人有寵高皇朝累官戶部尚書後奉使安南死於途歸葬郭外他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舟云欲至驥村及到嚴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內使家人以錢畀汝乃登岸一足踐於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扣其家曰適有老公附舟入門今安在訝曰無之顧地上有足跡循之乃

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足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

右三

事湖州柳如嵩說

木妖

予所居臨頰里中百姓金氏有舊楊木肉机已七八
年物今年四月忽生枝條十餘青色粗踰食著又桃
花塢徐鐵匠家木梳亦生枝條畧與金氏同近木妖
也

唐玘

吳縣吏唐玘嘉定江湾鎮人年十八習吏事嘗送客
入城歸倦甚隱几而卧忽冥然如夢見兩皂衣牽馬

來曰崑山某官邀君飲玘便上馬馳出嘉定壯門入崑山南門迤邐沿城而行忽復有二人持牒叱曰吾山王遣來追違限者汝不得復乘馬卽摔玘至地出袖中綆繫其頸行抵山王廟門下入報內傳呼召入跪於庭神衣黃袍插金花侍衛甚衆謂玘曰知汝有吏才特召來爲我掌四殿八廂公牘指階上竹筭十六示之曰此皆文案也山王爲崑城妖神玘素知自念一承職未不得生矣因力辭曰某素不諳吏事亦不識一字惟大王衰免再三強之固不從神怒叱左右加刑五毒備極痛苦不堪而玘執詞愈堅神無

如之何乃令行刑者提置廡下而別書牒令人持去
追某縣某人來云約半日追至一人神復以前語語
之此人忻然拜命神喜卽爲易冠服領十六笥退入
司中神呼前兩人送玘付土地祠令轉達東嶽還魂
至祠土神冠珮出受牒自遣部下兩人送詣嶽祠既
到停門外入投牒未出玘望之見嶽帝冠冕赭袍據
案治事侍立皆紫衣紗帽者不知幾百而庭下徃來
擾擾又數百人玘自念吾方足痛恐入門不堪諸人
踐踏躊躇間忽門內有人出呼曰卽君何爲在此視
之乃唐氏故僕也玘具說前事僕曰卽君當復生吾

今送歸玘告以足痛僕曰當覓一舟相載也扶玘至岸下一空舟無頭尾僅有腹掖登之縮脚而卧僕立舟上不見其鼓棹而舟自動祠下去家約四十里頃刻已至又植而升岸回顧失僕及舟所在入門爲門限所蹶惺然而寤以手捫四壁不可出已知在棺中也乃以足蹴其板家人聞而駭之亟揭棺蓋視玘已活距死時四十七日矣欲扶出之憊不可起破棺後一板始得出灌以薑汁氣息纔屬而雙目昏暗手足皆傷厭厭未有生意方謀迎醫忽有全真道士過門乞齋聞之謂其父曰吾能治之但須先炙其胷曰若

知痛乃可生也父喜引入藝艾灸之又方燃遽呼痛
道人曰生矣然猶不能言道人出囊中紫藥一錠形
製如墨令研碎以米汁調其半灌之留半以待昏時
服藥盡則能言而行矣家人如教治具以待道人不
食止啖水果數顆及酒三杯而已抵暮告去去未久
家人覓所藏藥已失之於是交相左恨以爲必無生
理詰旦道人至告以故笑曰不足惜也復出半錠與
之正昨所失者家人愚不以爲異贈以十金道人笑
曰我方外士安用金爲又以布二十疋曰且畱之明
日來取遂去竟不復至玆得生備述冥中事如此自

爲子
遠說

張都憲

都御史張公泰肅寧人少時貌極醜嘗得危疾夢其

父以罪被逮當論死已白於官請以身代官聽之即

械赴市中就刑揮刀霍然頭落其魂遂入冥司見閻

君曰此人無罪應得受生判生山東民家爲男子遣

吏卒押送見一大鷄前導已隨而行其年蓋屬酉云

至其家嬾適坐蓐遂投胎而生既浴置炕上家人環

視或指之曰好一小兒俄身漸長大又曰何詎如許

遂蹶然而覺乃長眠榻上冥然經日矣旦起家人視

之皆驚而不識豐順偉貌迥異曩時公具言所夢益相怪駭久之稍稍察其聲音舉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公後舉進士歷任至今官

顧秀才
檜說

辟癘鏡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癘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鬣齒糊塗不可辨一舉鏡而此物如驚菴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癘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癘不復見鬼矣

醫者周
惟中說

臂龍

舊說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佻嘗晝寢同袍者戲
畫一龍於其臂頭角鱗鬣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
曰吾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當黥之以成其異乃
以針刺而加墨焉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
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蜿蜒如動一
臂爲之槎槎不安行病之他日澡於江江水爲之開
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已有者行益以爲神時
時潛沒水中見鼉鱉魚鱉歷歷在目一旦自念曰金
山盤距江心其下宜有根著盍探之乃下投窮至江
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

山爲槌斃不止屋宇皆動僧怖以爲地震焚香祝三寶食頃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爲同袍道其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江告官請煞之官謂誣罔不爲理僧擢其爲已累也醉行而縊之行旣亡龍亦頓逝訖無靈焉

九尾龜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徑可尺餘買龜繫著柱下將羹之鄰居有江右商人見之告其邸翁請以千錢贖焉翁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龜神

物也欲買放去君從吏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領取因
偕往驗之商踏龜背其尾之兩旁露小尾各四便持
錢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
中來平地高三尺許床榻盡浮十餘刻始退及明午
翁怪王屠父子不起壞戶入視之但見衣衾在床父
子都不知去向人或云害神龜爲水府攝去殺却也

吳人仇寧客彼
中親見其事

番陽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
艱服闋上京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

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劔乘白馬飛馳
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窓
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
兄耶應曰然曰去吾喻矣皆散公舍舟人返棹曰有
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
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
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項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
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
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
人戚瀾也見爲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

慎毋渡覺而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亟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戚公之鄉人項生侍公渡江親見其與九神語又嘗得丘公祭文

樓三舍人

樓三舍人者樓纜也太祖御舟師敗陳友諒于鄱陽湖死者數十萬返還委樓纜於湖冤鬼憑之遂能爲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馬少師

釣州馬少師文升景泰辛未進士至弘治末位冢宰

前後歷仕五十餘年雖年及耄而精力不衰後致仕去正德壬申薨於家其日日將晡時公里人有事從城外歸者道逢公乘肩輿侍從甚衆自輿中向其人拱手問所之曰莊上去其人歸到公門聞哭聲乃知已捐館矣計相見之頃正其氣絕時也

公鄉人韓訓導說

張御史神政記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爲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昂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食

鱣得薪直以其半市鱣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歿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白晝登堂忽覩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及行案前長揖公疑之坐乃曰公母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寃獄未白知公精明果斷與神明通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鱣毒而殞非嬖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鱣水瓮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之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

之詰旦召闔境漁者命捕鱒得數百斤如神言試之
得昂頭者凡七設釜於堂召此媼面烹之出死囚於
庭與食終不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媼曰汝冤
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
又甲媼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
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相爭執前令逮媒
從諸人鞫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
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初太祖平陳氏過鉛山
定其稅額偶積餘稅加
於數百畝田上有畝至數石
者以是公往看視爲奏均之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
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以廣田

從者咸諫以爲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爲倡凡三百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嬾人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是嬾曰昔年爲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饌

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輿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數處而所墜地復爲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內者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召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於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吾從五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煩懣吐逆神乃降家人羅拜爲之立廂有

道士善隱形術，彳亍淫人嬾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託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嗥竟死。杖下邑寡嬾唯一子，採薪於山，爲虎所啖，隣居惡少欲以難事窘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畧言神爲一邑主，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伏虎，辜否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命啓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厲聲

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拔所佩箭三發而三中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在喧傳目爲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今致仕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府隱然爲鄉邦重望君子惜其位不滿德云子聞得公事於其鄉人因此爲記後之傳循吏者或將有考焉右張御史神政記子弟子遠作錄之以終吾編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守陸勝宗